

# 不受待见的糖果

鲁从娟

家里的茶几上堆着几盒糖果,是前些日子参加了几场婚礼后,陆续拎回家的,已经有些日子了,还是原封没动。收拾茶几时,几次想把这些糖果扔掉,可又总觉得有些舍不得。

看着这些包装精美的糖果,不由感慨万千。儿时的记忆里,糖果可是奢侈品,偶尔吃上一块,含在嘴里老半天,用舌头挑着,咕嘟来咕嘟去,细细地咂摸着味儿,甜甜的,滑滑的,一块糖能让自己甜蜜上一整天。那时候的孩子可不像现在这么富有,可以随时在布里掏出个十块八块的,各种零食可以随心所欲地买。那时候,孩子没有多余的钱,讨要个毛儿八分的,也是为了买本,绝不敢挪用半分线,那是要挨父母训斥的。

小时候吃糖的机会一般是家里来客人,或者亲戚结婚,还有过年,再就是村里有盖房子上梁时,主人会站在屋梁上往下抛糖,小孩子们便一起疯抢,抢到的如获至宝,抢不到的一脸沮丧。以前,出门走亲访友,通常要事先了解一下对方家里有没有小孩,倘若有的话,买上几块糖捎着是少不了的。否则,来到亲

戚家,孩子眼巴巴地看着你,会很尴尬的。小时候,我最盼望家里来亲戚,特别希望我大姑来,大姑住在烟台所城里,每次都会带几块彩纸包裹着的糖块。记忆最深刻的是高粱饴,用黄绿色的糖纸包着,里面还有一层透明薄纸,可以吃,入口即化,高粱饴软糯甘甜,口味独特。平日里,最喜欢跟着妈妈去供销社里买东西,那是有企图,妈妈买油盐酱醋,针头线脑,总要找回毛儿八分零头,此时妈妈会买上几颗青果糖,塞给身边的我。青果糖不用糖纸包裹,散装的,一粒粒圆溜溜的,上面均匀裹着一层白砂糖,味道纯正,特别甘甜。还有橘子瓣糖,橘黄色,形如橘子瓣状,清香的水果味道。这两种糖块价格低廉,一毛钱能买十块,是小时候吃得最多的糖果,也是烟台人记忆里最经典的糖块。

攒糖纸通常是我们女孩子的爱好,把花花绿绿的糖纸舒展平整,夹在书里。小伙伴们下课了就聚在一起,比比谁的糖纸多,谁的漂亮。糖纸攒多了可以叠花,用六张糖纸叠成一朵糖纸花,色彩斑斓的,很漂亮。

以前的糖块在孩子们眼中地位很高,大人哄孩子时,也往往说:“别哭别哭,买糖给你吃”,



话一出口,再怎么哭闹的孩子,哭声也会戛然而止。有时下午放了学,孩子们三五成群地跑到供销社柜台前,看着里面花花绿绿的糖果垂涎三尺。记得有一次,弟弟偷拿了妈妈的十元钱,去供销社买回了一大袋糖果,边吃边抱回了家。那时候弟弟也就八九岁的光景,还美滋滋的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,倒把父母惊得不轻。待爸爸问明原委,带着弟弟去供销社把糖块退了,只留下三五块留给弟弟吃。弟弟的这次“壮举”,被街坊四邻“津津乐道”好几年,以致弟弟长大了,还有

人在他面前提起这事取笑他呢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糖果渐渐失去了它的魅力,但结婚还是少不了糖果的,婚宴开席之前,每个座位上早已准备好了一盒喜糖,甚至容不得你要或不要。有同事结婚了或者有谁参加婚礼了,都会分发喜糖,糖果几乎变成了婚礼的专利和道具。现在,老人们吃糖怕得富贵病,孩子们因为有了那么多美味零食,对这些糖块更是不予理睬。岁月变迁,昔日那么受宠的糖果如今竟不受人待见。我拿起一块糖,剥开,放进嘴里,心中茫然若失。

## 文明的警示



刘吉训

漫步东村河的草坪小径上,许多立在绿茵茵草丛里的警示标语牌,不断映入我的眼帘。它们像一个个环保战士,向游人讲述母亲河的心愿。

迎面的一块上写着:“关心我,爱护我,不要伤害我!”我好像听见慈祥的母亲河在轻声地告诉游人要爱护草坪,不要践踏草坪,不然脏、乱、臭就要反弹回来。躺在那棵大树下的标语牌上写着:“你爱我,我护河,大家护地球。”它告诉人们:爱草坪,就是爱我们的母亲河。这样两岸空气清新,环境优美,便能达到绿化大自然,使整个世界维持生态平衡的目的。我继续往前走,迎面又有几块标语牌写着:“您为我添一片绿,我送您一生幸福。”“我每天都为城市制造清新空气。”“你给我爱心,我给你清新。”它们表达的方式不同,但讲述的却是同一个主题:绿化环境的目的和重要性。我跨过一座小桥,又一块标语牌拉住我的目光。上面写着两句诗味极浓的警示语:“有了热爱生活的心,才有召唤翠绿的手。”它形象地告诉人们热爱生活,才会去绿化环境;环境绿化了,又会使你更加热爱生活;绿化母亲河,爱护绿油油的草坪,就是热爱生活的表现。这条标语给人以多美、多深的哲理性启迪啊!

我边走边思索,过去在公共场所看到的标语多是“不许”“严禁”“罚款”之类命令式的、惩罚式的严厉斥语。如今这里的标语,却一洗过去的陈词滥调,代之以充满人情味的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的温馨文字,而且用词形象,构思巧妙,具有诗情画意,能激发热爱草坪、保护环境卫生的激情,收到规范、约束不良行为的效应。

如今的母亲河,两岸的草坪生长得十分茂密,像绿绒毯的地毯,实在惹人醉。

# 中秋记忆

刘学光

秋风送爽,桂花飘香,硕果压枝,中秋渐近。满街商超店铺,月饼琳琅满目,香气弥漫,中秋佳节的节日味道一天天浓郁起来。已过不惑,年轮递增,每遇节日,思绪翻滚。这不,脑海中不时又浮现着那一个个中秋佳节的记忆过往……

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,我上小学二年级。那一年的中秋晚宴,是在我几天前放学后拎着篮子拔猪草时,在小山坡上的荆棘丛中摘的小红山枣,在玉米地的沟壑里的杂草中捡的小野甜瓜,在小河中的水湾里抓到的一些小青鱼,还有河畔边的芦苇和青草丛中捕获的肥胖蚂蚱为主要食材。待到中秋节的傍晚,母亲就把父亲从城中排队凭票购买来的月饼,用刀一个切成四小块,放在盘子里。把小青鱼、肥蚂蚱用油煎煎。把小山枣、小甜瓜也放在盘子里。土豆、芋头、苞米冒着热气也上了餐桌。一桌丰盛的中秋晚宴就呈现在我们一家人的面前。我狼吞虎咽地把我那

份月饼囫圇吞枣般下了肚,感觉好痛快好享受,真是过了把馋瘾。父亲忧心忡忡地喝着“白干”酒,和母亲说着家长里短。哥哥没有吃自己的那份月饼,而是放到了自己的口袋里。等快吃完饭了,哥哥一溜小跑,往年过八十“五保户”二大爷家中奔去。二大爷娶不上老婆,孤寡一人生活。平时,二大爷经常给我们讲故事,教我们认字,和我们感情很深。哥哥见二大爷一个人坐在院子中间,唉声叹气地观赏着圆圆的月亮,长烟袋不时地冒着呛人的烟味。哥哥到了二大爷跟前,掏出自己那块没舍得吃的月饼,递到二大爷嘴边。二大爷看着哥哥默不作声,眼里流出了豌豆大的泪珠。瞬间,把哥哥紧紧地搂在怀里,还是没有说一句话。哥哥非要他吃月饼,他无奈地咬了一小口,让哥哥赶快吃了。其实我悄悄跟在哥哥的身后,到了二大爷家,就猫在墙角,把事情的经过看了个仔细。第二天,哥哥送月饼给孤寡老人的事,像长了翅膀一样,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的爆炸新闻。哥哥出了名,我

却难受了好一阵子,感到羞愧难当,汗颜无比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“单干”那年的中秋节,我们家可是像过年一样,人人高兴得合不拢嘴。我和父亲、哥哥推着满载而归的花生、芋头、地瓜等最后一车农作物到家时,正间大门处飘出了诱人的袅袅香气,农家小院已经成了“小山”,无处下脚,到处都是堆满的丰收果实。正间大门旁屋檐下挂满了一串串金灿灿的玉米。尖尖火红的小辣椒,也被母亲用红线穿成串,挂在了门旁窗边。母亲跟我们打着招呼,在大锅旁又爆锅炒起了美味佳肴。我们落座后,我第一次见到这么丰盛的菜肴:有红烧排骨,有黄瓜拌猪肉,有炸里脊,有糖醋鲤鱼,有金帅苹果,有沙瓤西瓜……一大桌子的好菜。“月饼每人两个。”父亲端着酒杯对视着正在大锅旁忙碌的母亲高兴地说。母亲也兴奋地边做菜边哼着“在希望的田野上”的小调,还不时地提醒我们多吃点。母亲满脸的笑意,是从未有过的喜悦。我和哥哥仿佛从未吃过月饼似的,急忙每人拿了两个攥在手



中,生怕让人抢走。那真是吃着碗里的还要看着盆里的,那贪吃的狼狼相,至今想起来还有点不好意思,可见那时是多么的贫穷。可惜“五保户”二大爷那年不在了,否则我一定要抢在哥哥前面,把月饼送给他尝尝,也当个孝顺的好少年。父亲举杯痛饮,不时和母亲打算着今后的幸福生活。那一年的中秋节,我们家过得特别开心快乐。那一天的月亮,锃亮锃亮的,照得农家丰收的小院喜气洋洋的。

记忆的中秋,十五的月亮都是圆的,都是皓月当空,月光倾泻,起舞弄影,对酒当歌。而如今的月饼加工厂与小作坊遍地开花,月饼的味道更是五花八门,已经没有当年的那个香醇的味道了。

# 遗憾的“拍摄”

赵洪新

那年秋天,我奉命赴烟台某货运站,执行随军拍摄任务。随着火车汽笛声的戛然而止,先期在外地完成新装备改装训练的官兵,风尘仆仆地从车上鱼贯而下。他们简单地扒拉了几口盒饭后,便开始了紧张的装备卸载。

我迅速把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好,也投入到“战斗”中。作为部队的一名新闻干事,我有责任把官兵们“战斗”的瞬间用镜头记录下来。

由于新装备中,有些是属于特种设备,司机吊转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的,生怕操作失误,磕了摔了。这些可都是价值连城的“国之重器”啊。起先,我也考虑到安全问题,没敢轻举妄动。但转念一想,他们在新装备改装基地已经训练了一段时间,应该相

信他们的技术水平。想到这儿,我一猫腰,钻进了高悬在头顶的吊臂底下。我一边熟练地选取最佳拍摄角度,一边快速按动快门抓拍。由于我身形较胖,几个镜头拍下来就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。在场的部队领导提醒我注意安全,我不管不顾,钻来钻去爬上爬下,忘我地拍摄着。

那天,“秋老虎”发威,太阳越来越毒。但在场的每一个人,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。下午2点多钟,部队开始编队,打道回府。庞大的车队很快由荒僻的土路驶上宽阔的柏油马路,这时,令我们意想不到的的一幕出现了。

在车队途经地段的两侧,密密麻麻地站满了警察。他们全都背向车队,警惕地卡住路口,保证车队以最快的速度顺畅地通过,还要防止路人掏出手机或相机对准车队的拍照。再往前走,这些护卫者的衣着发

生了一点变化:有些人穿的是便服,但他们和穿警服的人没什么两样,忠勇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。后来才知道,由于从烟台到部队驻地密集地布岗,城里的警力不够用,基层乡镇的派出所联防队员也都集体出动,所以才有了着装不统一的那一幕。从他们后背上洒出的“地图”看,他们在车队到来之前,已经站了一段时间了。

看到这一情景,坐在大客上的我和我的战友们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话。平时,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,我们和地方打交道少一些。但一旦有需要,对方都会倾力相助。这就是新时期的军警军民关系。每当部队有基地深化训练或实弹打靶等大型任务,驻地党委、政府总是全力配合,派出警车开道,人民群众更是箪食壶浆夹道欢送,那场面不亚于战争年代送子弟兵上



前线。

当时,我多想用镜头记录下这一感人的场景。可是,由于部队是编队前行,行军纪律不允许我下车拍摄。我只能默默地注视着他们雕塑一样的背影,满腹遗

憾。或许,他们一辈子都没有机会目睹他们曾经护卫过的“国器”的真容,但他们不遗憾,因为这些“国器”掌控在人民子弟兵的手中,正日夜守卫着祖国的和平与安宁。